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六上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蒙引卷六上

明　蔡清　撰

下經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說在膺見曰見險而止謂之蹇而自利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見險者貴於能止

○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但上莫益之或擊之是說上九有此象立心不恒凶是戒占者○程傳曰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莫益之偏辭也

偏辭對究言之看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是偏就其求益一端而云未及究言其獘也若

只爲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爲德矣實非有二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務進況居益極求益不已貪而無厭自當有莫益或擊之象矣○莫益之無益也○愚謂或擊之此或字是衆無定主之辭與或承之羞之或字同説見朱子小註○立心勿恒勿字只作不字看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恒也見朱子小註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此觀之則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當益之時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上有信以惠於下也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出於我而歸於彼之謂惠○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

益則實益下之至大者如盤庚之遷亳則有以免萬民蕩析之患而躋之康寧之域太王之遷岐則有以全其民於狄人鋒鏑之下而再造其有生之樂又如漢高帝之徙都長安也用婁敬及留侯議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了多少兵財益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無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遷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

於公無不見從矣雖為依以遷國亦利也何也益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六四大臣之位益主張欲遷者此句乍讀似於文義無所關細味之乃知其有深意在遷國若有

所以益上者非婦寺之忠也益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之所以益下者非貪懫之愛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主益之者言夫秉彛懿德乃吾所自有者而或不能不因物而遷則未能固有之也益用凶事則其所自有者為其所固有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爻辭純是占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以告

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於文無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用圭所以通信不可謂信即是爻辭之有孚而以通上也用圭是取象之辭○六三隂柔不中不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人益之用凶事者正欲其有孚中行也故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於上也○損九二弗損益之下之

非心外物也此中有孚中行益謂其制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耳有孚只在中行上見中行字更重又如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吉恐有孚亦只在君子之光上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然據本義云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意也益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爲之計也○益

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益之用凶事六三象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何也庶幾其隂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瘳也然其工夫又在有孚中行上○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不必謂有孚指心言中行指事言據下爻本義云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況下爻之中行是謂以益下為心未嘗以中行為施之事者而與心為對也大抵中行猶言中道中德道德固

受益者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受上之益○本義云或者衆無定主之辭益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義耳然恐於此處著此一句終未可深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如益六二之虛中處下損六五之虛中處尊皆當得益令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獨為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實亦益之也所

用處聖人立言之周如此○陰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令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也○王用享于帝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以受益者帝無常享享于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非可虛得此益也若非以虛中之處則此卦六爻皆可以受莫大之益在王者皆得用以享帝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二虛中處下所謂謙

大作便是任厚事此是自家討做的○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爲重大之事豈能無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責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此與損六五詞同而所指異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而又曰王用享於帝吉者葢言此爻以下受上之益王者無上宜於此爻無所用矣然以王對上帝則王又爲下也是亦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辭只據理而言謂其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報効且報効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為若尋常作為則亦未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為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傳釋其意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下不厚事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其實天下之益莫有大於遷善改過者且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之相益亦猶風雷之相益也風雷之相益交助其勢也○朱子小註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亦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俱不當以粘連上文看且此處凡字當泥而又不泥何也益只從註脚上生意不知於經文上體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本意益謂凡其時之當益無有不益者也如動而能巽時當得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無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宜而已矣如此說則於其餘皆通且與其他與時偕行之義無不全矣益以見此說之長於他說今且用此說當更以問人

之益天地間更有許多物事在此卦卦德卦體所不能該者則猶有未及也故繼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今學者只泥本義文勢而悮以此字為指上二句亦猶大學誠意章富潤屋一條章句云故又言此以結之學者亦往往誤泥章句文勢以為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不知皆是通指本文全條而言也其所以誤者為是將又以此極言賛益之大與故又言此以結之兩句皆粘連上文看也不知此二句

同矣安可從也○且其謂動而巽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於動而巽天施地生則終不可蓋本義此字是通指此一條言而非專指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一句言也為益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彼動而巽只是人事之益天施地生只是天地

之大此字是指上二句謂動而巽日進无疆人事之益也然其所謂動而巽者動不妄動時乎動而動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天地之益也然天之施者時乎施而施也地之生者時乎生而生也天地人事俱說盡子故下文只申贊之此說未當○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者也益動而巽其益也無時而已故曰無疆天施地生其益也亦無時而已故曰無方可見是與時偕行此說於時字尤為牽强與他處時字絶不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令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交下卦初畫之陰以易上卦初畫之陽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故曰亦上文卦體之義○天施以氣言地生以形言○天施地生舉萬物而並育之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舊説只揔上二句意以為本義云又以此極言賛益

巽也程傳只說順然孔子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字與順字有辨矣詳之大傳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當人心而後已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衆善以之而集全德以之而備矣人道之益信未有過於此者○益動而巽雖詞有輕重然不可全輕了動字若止而巽則不成益矣可見動字亦要明白

入之則書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易所謂禮卑而業廣者也其進容可量乎○巽入也一訓順謂順以入之也與坤之順不同說卦傳序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為正義入則無不順者不順亦不能入矣或以卑言亦如之○此兩句以人事之益言分明是說德業益就卦德上說益安得不以為德業更看日進字可見○无疆莫為之限也○順字解巽字不盡依理而做又做得潜心懇到方為

下下則所謂膏澤下於民矣不亦大光乎富貴之資當使在下儉薄之用當使在上損上益下亦理之宜也故聖人以為訓○夫莫尊於上不以尊而自奉莫毋於下必於下而加厚於已雖小貶於道則大光矣○一說當如大學所謂財散而身尊散財以得民者乃為道之大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益字指益卦言益卦之徳為動而巽夫動而巺以

或謂利涉利往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損字說益卦辭取諸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於益字易不可為典要知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亦不必承大畜言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下二句申上二句皆卦體之義也蓋上能自損以益下則下之受其益者感其惠而說无疆矣且上之所以益下者實自上而究於下故又曰自上下下也自上

離卦火行
坤卦土
兌卦金行
乾卦金
坎卦水行
艮卦土
震卦木行
巽卦木

為泛言凡事皆利也○下震上巽皆木之象震為木者五行之木也蓋後天之卦震為東方東方屬木故震為木象也巽為木者八卦之木也蓋巽之德為入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根到九泉以柔而剛故巽為木象也○朱子曰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為金五行之金也五行取四正

於上者為多○觀彖傳曰民悅无疆曰其道大光則此亦可見損已益下而自有其益矣○彖傳二句總見是上不見益而自有其益此卦所以名益也○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也利涉大川專言涉川一事之利也○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夫大中之道何行不得建侯行師可也朝覲仕進可也享祀婚媾可也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不至於失已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不至於失人思若啟之行若翼之何往不利故

諸下體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因
卦畫上下損益之際而見得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
下乾而上坤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此以卦
體言也本義只作卦體看便自有定見矣○損下益
上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
損損上益下人君自損已以益民之象民富則君不
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不可以損專為損下益專為
益下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知關

損益二卦之得名聖人本自二卦相反對看出來緣當時朱子偶不曽説出令學者只知憑註脚所有者於損則曰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令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於益則曰上本乾也下本坤也令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而已不知憑何處考得損下卦本乾上卦本坤益下卦本坤上卦本乾也蓋聖人本是以損益二卦之畫相反對看得一則下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

志也○玩大得志之辭足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而或抱道以自娛終其身而不及一施者有非其得已者也試觀一經之中如曰由頥厲吉大有慶也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曰惠我徳大得志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聖人皆喜談而樂道之意自見矣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按本義云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味此則是始以其不足而損下終以其有餘而欲自損以益下前說以制田里教樹畜為言者不切矣求其義類正如漢文帝承高惠豐積之厚而屢下賜民田租之詔是也此固所謂貞也所謂惠而不費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者君子樂之故云大得

則可以免責矣故曰无咎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之類非必人人而衣食之也此正道也故得吉而利有所往得臣无家近者悅遠者來也○必以正則吉益亦必以正方能得惠而不費亦必如是然後能得臣无家不然求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矣規模小故也故往往但能霸而不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王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為其自然也○又

耶大寳之說於是乎可定矣○弗克違謂衆心懇切

雖欲辭之而不得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即天之所助者順也之意○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六

五為人所益即為天所益也此與大有上九同以其

柔順虛中之德同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虛說惠而不費也為人上者能如是

如云重贈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益六五巳是居天子之位者其云受天下之益只如云四國萬方任土作貢梯山航海而來庭者耳所以然者以其有柔順虛中之德以居尊位履帝位而不疚天下戴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若必以舜禹謳歌獄訟之來歸湯武雲霓壺漿之來迎為五今日之益則是方受天下之歸而踐天子之位者然則益之六二在下而受上之益亦云益之十朋之龜豈是亦為天子

龜古易古板本義亦作两龜竟不可曉○两貝為朋者貝為甲蟲也古者以貝為貨朋直二百一十六龜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也龜寶物也十朋之龜大寶也本義或以此益之此即十朋之龜也益從象上說明具為益之大耳而非所謂大寶曰位之意也○一說元龜有國之大寶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有侯龜有子龜貝元龜是以天子言然朱子本義初無此意只是以為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為莫大之益也

及過則勿憚改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强矣故進則有喜而无咎若徐徐爲之終不足以有瘳矣此與君子終日乾乾不遠復之類皆切學者○初九之陽剛初九之善也損其陰柔之疾損已之不善也程傳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之以從善而已六四下仁以修身者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蓋悞也今大全作兩

上相與向使九不上而為上六不下而為三以九三應上六亦未嘗不為兩相與而周公又何必云三人行則損一人邪分明是說六爻兩兩而相與耳

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云三則疑所與矣疑蓋不專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已之道也惟速則善學如不

三焉者也世間事自有此一等○一說九官十二牧之於舜十亂之於武王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一君一臣兩相與一師一弟兩相與益凡九官十亂只是一樣臣合七十子只是一般弟子况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此說雖巧恐非正意○文蔚但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便見初二兩相與矣又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便是說三與上兩相與而四五兩相與之意亦不待言而見矣本義只據本文解而意自備若說只是三

爻皆乾上三爻皆坤各不成偶矣○凡以兩致一者皆一陰一陽也程傳謂初二為陽四五為陰葢皆據爻之九六言恐非周公之意若初九六二則初九陽六二陰若二爻皆九則以位分初陽而二陰也四五放此繫辭傳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葢其本旨也程傳謂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愚謂若論同德相比雖十百其人不為害何謂三則雜而亂乎周公此辭葢專指兩相與而不容以

謂三則雜而亂不得為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隂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而各得以致一矣然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與上相應而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或泥本義謂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三與上兩相與而已非也只以本義下文及彖傳之言味之則可見矣葢必三與上得其友然後初與二四與五乃皆得以兩而致一不然下三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或說九二剛中是其本心也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是其貞也看來不然九二只是一箇剛中在此爻則為自守而不妄進在師九二則為恩威並行在蒙九二則為能發人之蒙而有節不必以貞字為在中之外如云以中也中以行正也則是有別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

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令皆無功而至三公高允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短於守者乃爵位日進而廉介日持者乃數十年不徙官信乎二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於上者又何如哉此亦一說也看來九二不是幽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遯世者也○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

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己抑且無益於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一説不可專就隱遁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髙允之徒是已汲黯以秉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内嚴憚而疎之然有臣如此實足以禁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入則法家弼士者又淮南王謀反差等朝臣所謂獨畏黯不敢發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其益於上何如哉魏王

為先主馳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私家也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遄往矣向非已感於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說是謂由於尚合志也義咎異矣以上說為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夫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為益於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於進焉徒足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遄往舍已爲人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也於義得矣故曰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下之力有限而上之需無窮故又曰酌損之非吝也必如是而後可長必如是而後兩得之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義所謂上應六四也不然不知其所謂遄往者何人也一說如諸葛亮茍全性命不求聞達者也而乃

義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同意程傳謂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又是取兩個象恐夫子只是一個意且所謂深下是已所謂增高則未見得是增山之高處朱子小註謂懲忿象山窒欲象澤亦非正意此是所謂縱横說來都合處蓋懲忿窒欲四字只在損字上來不在山澤字來也觀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則無山澤之意決矣此亦損所當損者也自吾身言

未明之義耳如下兩時字本文自明焉用解也如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凡二時字集註亦是解上一時字曰時謂耕種之時亦不復别解下時字損剛益柔有時緫義曰天下之理剛者常過柔者常不及凡損過益不及者皆損剛以益柔也此亦一說未知是否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只是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義與前本

也按諸說惟此說為長損剛益柔作二項損益盈虛作四項○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損剛益柔有時物無兩盛剛既損則柔自益故損之俾無言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下之理不一而隨於時則一故因損而并及之○本義云時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下二時字一是兼損剛益柔一是兼損益盈虛凡三時字而本義獨解上一時字似可疑也曰凡解者解其

非可以為常法也亦所以發文王之意也又云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損剛益柔亦有其時耳然有損必有益損者必虛益者必盈而凡損也益也盈也虛也要皆與時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使非其時享其可損乎○雲峯曰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此卦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

以損下言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益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以獨益矣卦所以為損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添一而字而義自昭昭矣聖筆也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一說聖人又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解之云二簋之用應有其時惟損之時為然而

字是不專指祭享易彖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則燕享亦在所當豐者今考程傳只言祭享恐未盡歟依此說是欲兼祭享然恐聖人下字時未卜一字含兩義且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只依程傳作祭享亦罷本義又不別訓蓋亦從之矣○有孚至二簋可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處斷者今本也或曰有孚至利往以損下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以自損言因下損故亦當自損也○有孚以下雲峰亦是

此亦承上文而言言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渝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於下也既不得已其用於上也又得已而不已則非惟下損而上亦將自損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為之律令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一説言人人皆可用之占不必專指上人説故曰二簋應有時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必拘於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於用也上條之説亦好聽耳未必其本旨也○或曰享

而不妄便是有孚如需之有孚習坎之有孚益卦六
三之有孚中行之類有孚皆自我而言不必皆以人
信之為義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享謂祭享也主程傳大𢇁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
此專以祭享爲言者葢古人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令言二簋可用享享猶可損則
其他無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以見輕之意也○

大川亦然豈專爲益下之事乎○剥民奉君之象人但知其損下益上而不知其上下俱損也故有孚元吉以下須用泛説不復專指損下言有孚損所當損也不妄損也不妄之謂孚謂之損下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雲峰曰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卜無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如此耳此説甚善但以有孚爲下信之恐未安葢損所當損便是誠實

則象傳山下有澤損也○下卦上畫之陽如何在所損上卦上畫之陰如何在所益曰此以下卦本乾上卦本坤而看得是如此○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皆所以為損也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固損矣君亦安得益乎是上下俱損也故以損名卦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而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

于高墉之上獲之爲一句夫奸權既去則善類獲安朝廷清明元元有慶矣故无不利○六五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小人亂國故謂之悖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本義謂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隂則彖傳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

遇此者解而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

隨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但此説與程傳及諸儒之説

俱不同亦未敢自信其爲然也姑私記之於此○必

曰公者以上六是在位之奸權去之者亦必是得位

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且如王用享于帝之類非王

安得享帝看來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亦云繫

辭備矣然却云石指四蒺蔾指二云云今不曰隼指

三而諸家果何所據乃取外文爲隼耶○公用射隼

同類聖人直以其君位而不甘捨其從陰故為之變計如此○一說六五雖居君位實本與三陰同其類故凡其立心造行實有乖於正道者必解而去之乃吉也然未必其果能也當於小人之退否驗之何也天地之間物各從其類五果能自解則夫讒諂面諛進悉欺公之徒決在所不容矣不然未見其能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愚意上六以一陰居卦之上隼之在高墉之上也占

以解去其類因未必其果能否也故繼之曰此惟驗之於小人之退未退耳葢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小人未退則君子未嘗有解也只因其未必能解故如此立言耳此君子葢指占者與九四俱是教占者之辭九四亦未必其果能解其拇否也故本義云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維有解吉以小人退為吉也〇六五本與三陰

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有解自解也所解者在本身故孚於小人○卦凡四陰陰小人也而六五獨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惟其與三陰同類則未免與小人共事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聖人以是開其遷善之門曰君子必有解乃吉也解謂解去小人然五實陰類而乃責之

則賢者在朝○解而拇而爾也與中庸抑而强歟而守同○朋同類也葢四陽初隂其類不同故不同類者既解則同類者自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介疾有喜君子所履○本義云若能解而去之此若能守與晉六五本義所謂又能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類皆是就占者之辭亦與下六五同必解而去之則吉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肯失之也然四陽終是善類而陰非其類也道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者故勉之曰若能解去了初則吾善類不招而集矣○謂之朋至斯孚則知四始與初應時蓋内有不相孚者矣故至於解亦由類不同固也○使四不能決去其不正之應吾見知幾君子必避矰繳而去之矣故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

言此亦自有過人之竒矣鄭公歇後原非碌碌自其
筮仕為廬州時嘗檄黄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
乗者豈能知避去邪

負且乗亦可醜也

夫負且乗者不自知其醜也所謂雖得市童憐還為
識者鄙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咎其不知避而去之故不免也

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綮令人亦多以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偶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反愈於前後數公鄭公雖自為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然宦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無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則又是知避而去之者況千秋自具片言悟主時敢言人所不能

恐欲啼可謂負且衆矣豈其出於詐力所能得者哉
是固以正得之也然終不免爲宜陽之降虜向非光
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夢登天未得上有一
黄頭郎從後推之遂上顧見其衣後穿及覺而之漸
臺見鄧通形貌與夢中所見如一且衣後又穿即貴
幸之擢爲太中大夫賜以銅山此亦非盜而得之者
也然景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
屢屢有焉聖人之言萬世不可易也自君子謀之則

順若泥於且字則為背負物而身乘車豈成箇事理○臨川吳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才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此說最明○本義云貞吝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之理曰世間固自有此等無望之福者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為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人牧牛服洗汗衣樊崇以其為漢宗室召使探札得上將軍字遂帥衆拜稱臣盆子時畏

可去中直可得是謂吉若以得中道為得中直則獲三狐偏失了此是據本義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一端議論要之不可為定説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才無德而居下之上此為竊據高位終必失之者也故具象負且乘致寇至○程傳曰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負且乘當依程傳説詞理方

而取以為取諸九二邪九二剛中是本身中道故能得夫人之中直者邪媚在人則中直亦在人也中正果何所屬耶大抵正邪不兩容彼此不並用用邪媚者必失中直欲得中直必去邪媚此亦解而拇朋至斯孚之理必然者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說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下文所謂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

狐象則惟於去邪媚得中直之意爲切何以爲卜田之吉占耶曰嘗觀文獻通考田獵門所載經傳有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實爲田除害也以故名之曰田如此則見得三狐之義亦不虛矣○得黄矢於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黄者耶○一說就田上說得黄矢是不費餘矢也矢不空放之意不失便是得也○邪媚之象固就三陰取中直之象則又於何

君位比云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亦不除六五君位泰六四言三陰翩然下復臨初九九二之徧臨四陰五皆在其中但主此爻立象雖其為君位有不暇顧也令九二取三狐象乃獨除五似未必然矣然衆說惟此說最近蓋於狐字有體貼僅有此一段未安故先言未詳而繼收入此說云○看來此爻既以獲狐擬象當除君位不然是南狩矣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此爻若取三陰為三

正則無不吉矣無不吉者謂卜田固吉去邪媚得中直亦吉且凡事得正皆吉猶晉六二所謂凡以隂居尊者皆其類也之意○一説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謂但三狐之象未詳耳非也得黄矢獨非象乎更詳之○本義或曰卦凡四隂除六五君位餘三隂即三狐之象此亦已明白如何乃以為取象之意未詳曰為除六五君位在易中諸爻取象無此例也○如師卦以上下五隂順從九二為衆之象固不除六五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剛初柔二者相為用也即本義以柔在下上有正應兩句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本義云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者亦字不可便以此為定說象傳令人多以命題看來未可揔為此爻取象之意未詳也更誰作主張得○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黄矢自是二之貞也本義云能守其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者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者君子所以解萬民之難○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有罪者則惟宥之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

初六无咎

愚意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仗以為安何咎之有蓋是時難既解矣隆山中溪之說意微有滯

然亦是於雷雨之作而見得天地之解要之雷雨作還自天地解而來也○謂之天地解者窮冬之時天地閉塞至是而解則雷雨作云云　葢解者難之舒也若無難亦無由有解

解之時義大矣哉

夫天地一解而雷雨以作百果草木皆甲拆其功用之大有如此然則解之時不旣大矣哉謂天地之所以成化工者亦此解也

行乾而聖人固自不拘也學者亦將以為有意乎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天地之氣向也鬱結不舒今以解散於是雷雨作焉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然後百果草木從而甲拆矣○甲者萌芽初發之時也皆有所包含而未拆也拆則自甲而暢矣甲拆二字乎看不可謂甲者拆○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雷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是天地之解處如大象專言雷雨作則可用此說

從泛說為長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益九二得中審於時宜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往有功之往即有攸往之往○上曰無所往下曰有攸往豈異義哉文從字順而已近來學者多於字異義同不當求異義處乃鑿而為之說若此等處亦將為之說以為有異義乎可以破其惑矣又如乾大象曰天行健則坤當曰地勢順坤曰地勢坤則乾當曰天

難而不得安其所令難解矣始得安於其所是謂來復也愚以為據往蹇來譽例則但不能往即為來況復守尤為穩當○有攸往無所往只是泛說難後安得全無所事故云云○有攸往夙吉或謂尚有所往是言難猶有未盡解者若果難猶有未盡解則恐由不得我早往早復早往固然矣欲早復得乎益欲早復則不免於留釁而養亂若不早復則又不免於久為煩擾此可見有所往無所往俱為難既解之後事

朋之意反為悖於平易之義矣○利西南但居易而不行險皆是○二居其所而又能得中亦以卦變言若非以卦變言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則亦不見得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矣是言二之居其所而得中正因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得也故皆為卦變○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是即其所安之意故以釋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本義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既無所往又何有於來復或說前日有

易亦見是不煩擾此說似乎可通但不欲久爲煩擾數字於來復二字終有碍且本義又曰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爲煩擾也然則或者之談亦不待辯而自破矣○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坤位西南平易之方也彖傳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明三入坤體得地也不可以得衆爲西南得朋之意只是坤爲衆故如此立言明其入坤體耳若認作得

動則非惟不陷於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為解如屯卦動乎險中猶且得大亨而況動乎險之外者哉○本義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葢難之既解正否極泰來之初正當培養生理於凋瘁之餘保全元氣於方復之日故利在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平易指西南安靜指無所往其來復吉不欲久為煩擾指有攸往夙吉○或以不欲久為煩擾一句總收上文二項安靜二字兼包到夙吉而平

之德亦自能如此故聖人從而發之以示人至於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此一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如剛柔始交而難生則為屯剛為柔所掩則為困見險而止則為蹇陽陷險中則為習坎惟此卦居險能

五也此曰以從貴也只是申解見大人之義云從貴人所為耳如訟六三之食舊德從上吉也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必無成功也意略相似○通觀蹇卦六爻除二外皆不宜往除上外皆不言吉葢聖人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但又自覺有箇時義如此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往可也六二却是正應義同休戚也故死生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為九五謀則又在收用賢俊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九五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

謂來就九五也本義亦憑此一句釋文辭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所以也不必做推本說如比卦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以守亦說不得推本推本說者曰所謂利見大人者以上六下就九五為從貴故曉占者以利見大人也所以程傳曰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愚謂志在内也一句正是恐人不知其為來就九

是尚可疑○夫來碩是就此爻言利見大人是以占者言即是來碩意象傳曰志在内也曰以從貴也意亦如此○又曰利見大人觀本義上云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則既入九五於來碩句内矣今又云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乃又以九五入於此句何歟葢上言九五自本爻言承往蹇而云也是正名正位的下言指九五是謂占者則利見此九五之大人也故曰即是來碩意也

工之因物賦形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已在卦極蹇之極似可濟矣而乃益以蹇者何歟愚意恐是亦以才弱之故故令來就九五如六四則令來就九三陰必附陽也○以其才之弱而當夫蹇之極若使自往益以蹇耳令本義不然云已在卦極往無所之故往蹇愚竊疑焉如果以往無所之而益蹇則初與三不在卦極往有所之而亦以蹇何也

上曰大蹇下曰朋來明大蹇之非朋決不可濟也此又聖人之精意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指五言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蹇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猖獗之時信義著於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

○中節非覚只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如同人之五則曰中直臨之知臨則曰行中益堅革如化

夫他爻之蹇只是蹇耳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又非他人蹇之比故為大蹇謂非常之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賢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効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不言吉者猶未離乎蹇也但能致朋來則終無不可濟者觀象玩辭吉意亦可會矣○此以象言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賢也而謂之朋葢以其同心同德而云也

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惟
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來
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
下體之別不可不知○一說四與初三爻義又畧不
同者蓋初三在險之外故但曰來譽來反而已非必
朋於濟也四則入於險矣故爲四謀又當如此此說
不如以上下體論

九五大蹇朋來

公繫辭云往則蹇惟當來反以就二陰反就二陰得所安矣○二陰兼初與二言非專指二也觀下文連於九三字面可見○三之反就二陰而得其所安者葢以下二陰樂得九三之陽而與之相依此三之所以得其所安也若無二陰可就或二陰不樂得之則何以為安故象傳曰内喜之也明其來反之得所安也象傳此句誠不虛下本義得其所安之句實憑此

六四往蹇來連

矣○不言吉凶聖人此意尤妙説見本義又有直言

其凶而又以為无咎者大過上六是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言王臣之蹇蹇其濟不濟未可知縱是不濟亦終無

可尤也此即大過上六之凶无咎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當蹇既與初六無異而又不在王臣之位所謂

無官守言責而進退綽綽者但遭時之擾亂耳故周

是以蹇之時言無疑矣學易者要須識得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箇精忠盡節之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君在難也君臣之義休戚共之故六二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為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而其所以蹇而又蹇者則初非以其身之故也○六二所謂以身徇國者也聖人繫之辭曰王臣蹇蹇可矣而又曰匪躬之故嗚呼忠臣義士之心於是乎白

不容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以止為利○初六爻辭只是以蹇之時論不必拘於卦體本義全無一字及爻體有以也○往蹇來譽不往便是來也所謂見險而能止智矣哉便是譽意思○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日方長既非濟蹇之時位居於下又無濟蹇之資況陰柔質弱又無濟蹇之才故周公云云愚謂不然此爻縱是初九而上又有應援終亦不宜往且九三非陽乎況在艮之極亦曰往蹇則

山本峻阻上復有水難以進步蹇之象也反身修德濟蹇之道也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修德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是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蹇其有不濟乎蓋行有不得處便是蹇反身修德義相連

初六往蹇來譽

夫蹇者見險而止之義故曰見險者貴於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五與上是也不然必其義之

是有國者事則利見大人又何用孚如中孚順而巽孚乃化邦也豈必皆釋吉義益極其功效之大言之耳

蹇之時用大矣哉

承上言必往西南不往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為得處蹇之道而蹇庶乎其有濟此蹇之時用所以為大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豈虛設乎而彖傳上下三句之義皆有所本此獨無所本而泛釋之乎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為貞吉夫惟貞吉則邦可以正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皆從大處置議論○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蓋釋貞吉之義已在當位二字上了豈可謂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如此則卦辭專為有國者設歟且若拘說

路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蹇之時非得所依未易濟也本卦體言或疑其非以卦體釋卦辭曰需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本義亦云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則此亦不宜泛説須依本義做本卦體以釋之云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蹇可濟而有功矣不欲本義所謂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者

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

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陽進而得中是進而得其所安也有平易之義故曰

利西南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亦以卦變言退入於艮艮位東北險阻之方也入於

艮則陷於險矣故其道窮而不利道字不可指為道

中又自具有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謂死殺了不進者不能進也益陷入於險也○退字亦以艮言○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有所依也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不然則不順理而妄為求以出險適以益其險耳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之義智矣哉揔承上二句賛之也不可以險

南之反對也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既曰東北險阻矣又曰又艮方也者直以卦變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更着此句○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本義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益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

蜀門若到其地則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似乎果平易矣恐天下大勢皆在聖人胸中占得此者不必拘於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不可泥於地文王繫辭亦僅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東北險阻又艮方也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不然當云西南北東矣葢後天卦位坤西南之卦也東北則西

北進也其本義云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者以艮位東北而其不進謂不得進也見險而能止者自不進也不宜走險者重在險字上該利西南不利東北兩意也○見險而止乃為蹇不是見險便為蹇也○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葢通天下大勢言之○遼東北地也昔唐太宗伐遼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士卒負土塡塹太宗亦自分其尤重者亦可見其險阻○蜀西南也自古說蜀道難然其險處亦只在

此句在蹇字內取出其曰不可終於止者則所以起下文言必思所以處之也而處之之道則利往西南不利往東北見大人而後利貞而後吉只是相因說去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人○或以利西南不利東北為貴於能止蓋泥本義不宜走險之句而失之不知既曰利西南便是向西南方去矣安在其為止且卦變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陽進又安得為止不利東北亦不是令其止也是言不宜從東

究而言之豈但莫益更有擊之者矣所謂求利未得而反有害也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也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矣此句亦是解偏辭也非解下句也益偏辭二字須用究言以發之

或擊之自外來也

亦不期而至也

易經蒙引卷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六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朱紱

易經蒙引卷六下

明 蔡清 撰

下經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其去之也必矣故曰決之而已如摧枯拉朽不勞餘力也○一說決者無回

勢也言其去之再無留滯也如決水然無有不惟其所決而流者矣○君子之決小人也必聲其罪於王庭之上使其罪暴白於衆人獨力難克又必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協力然君子之防小人者常跡而小人之窺伺抵拒夫君子者常密故彼之罪雖著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且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以自治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也夫如是則所以去之

者有其辭所以制之者無其隙小人可得而决而所往自利矣○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孚號集己之力也有厲彼罪雖著吾力雖齊猶未可便以爲必能决之也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則取反噬之虞也此卦辭正謂其辭危者誠以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告自邑不利即戎一貫意說謂先自治其私則自有正人之本而非只尃尚勢力者若尃尚勢力必不若自治其私也○一分頃

說謂先要自治其私而後可以攻小人然其攻之也又不可為已甚恐以致亂二説皆通但據彖傳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是并合二句為一叚意宜從前説也利有攸往方許其決之也○一説非謂利於決也謂君子之決小人能如上文所云則小人盡去而無往不利矣或疑彖傳何以釋云剛長乃終曰剛長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一段話此所以利有攸往也如復卦一陽始生其卦辭亦云利有攸往而

傳釋之曰剛長也謂剛長所以利往也知復之利往由於剛長則知決之利往由於剛長乃終而不可專認剛長乃終為利往矣此說援引有據而理自勝當從

孚號有厲

春秋僖公二年書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胡氏傳曰按左氏盟於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

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愚謂桓公亦得孚號有厲之道

夬決也剛決柔也

其實是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履柔履剛也一般下卦

姤遇也柔遇剛也本義亦只曰釋卦名都不言以卦
體又不言名義蓋朱子以為此例擬之已頻學者計
不至復有所疑故或時省文耳不然此卦原與履等
何異履耶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如升曰柔以時升本
義亦曰以卦變釋卦名又省了義字如此等處必求
其說以實之則鑿矣况此處下云而贊其德蓋所重
在德故從而省之云又說見姤卦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本義指九五條下尤為明切

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乘五剛所謂晉如鼫鼠隼在高墉之上也非其罪而何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不然易者攸傾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窮謂我窮也所以不利所尚謂威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謂剛復一長則純乾矣陰無遺類矣快之之詞也詳見卦辭下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漫於下是夬之象也邵子云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洪範曰水潤下上於天

非其性也故潰於下則亦有灌溉之澤矣○施禄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徧亦潰決之意也○居徳則忌朱子所謂未詳者蓋大象傳例無反辭都是以已能者言如不可榮以禄亦云人不得以禄位榮之非戒之也若云居其徳而不決於下則忌是戒之也○大象並無此例蓋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强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徳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如此卦施禄及下亦是在人之夬也焉用

戒冢宰王公嘗問清以此句之義清以是對曰吾嘗私為之解曰君子既施祿以及下矣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則忌矣是亦一說也但終是戒辭然猶自勝程傳約立防禁而不使潰決之說○補註曰居德者惠不施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程頥傳曰決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當決

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正與利有攸往相反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否之九四不極其剛是以有命无咎而疇離祉此理誠不可易矣○壯固非所任者況居下而任壯乎

不勝而往咎也

雲峰曰勝在往前可必其往往不勝故戒其往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而居柔性體不純乎剛也又得中道凡事能酌其宜也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有備斯無患矣故暮夜有戎勿恤○觀本義以惕號為由於得中而後能則知凡人之小心者皆可敬也凡人之晚傲而氣出於上者適以見其卑耳

得中道也

本義云剛而居柔又得中道而象傳只曰得中道也

益象傳特舉其一隅然以此推之則剛而能柔亦得中之義類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九二始於惕號終於勿恤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離六五曰出涕沱若吉皆此理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氣勃勃顯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之愠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于壯於頄而有凶乎

此所以貴於決而和也○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故曰獨行遇雨也如此則未免為之汚矣故曰若濡也既合於小人必見貳於君子矣故曰有慍也

○一本義云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見通鑑綱目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温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鳳甚悦深欲結好嶠

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别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别涕泗横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

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庾亮盡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導下敦應詹郗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夬夬之志可知也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鳯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能無疑乎是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也然終得成其志功在晉室不可磨滅其无咎又不足言矣〕朱

子小註又曰如王允之於董卓按通鑑綱目董卓以何進召入朝誅宦官遂廢弑弘農王立獻帝益淫刑以逞又殺免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徒卓且劫帝遷都長安時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内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黄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吕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

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
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
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
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帝疾新愈大會卓朝
服乘車入屯衛周匝令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
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
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墜車大呼
呂布布曰有詔誅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

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
市酒肉相慶暴卓尸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
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之時是亦獨
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誅之无咎矣
向非始者有曲意之承則亦無以行其後日詔板之
誅凡所以不貴於壯於頄也孫武子論兵曰微乎微
乎至於無形又曰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故
能自保而全勝也温嶠王允以之矣然王允為卓所

擢用始者夬夬之志或未如夬夬之力後以卓萃天下之怨竟謀誅之是已然滅紀廢典馬日磾既知其不終剛稜自傲卓黨李傕郭汜又得以戕之則於夬夬之道有未盡焉故本義只載温嶠一人○小註又曰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其詳見於綱目玄宗乙未年禄山之反起自范陽至藁城杲卿時為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禄山輒

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凑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禄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禄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禄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禄山命召李欽凑使帥衆受犒

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魏趙斷燕薊要膂彼則成禽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

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禄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向使杲卿不偽降禄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無恙終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膂以緩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夬夬之意也然本非禄山正應又受偽賜偽官此皆非温嶠所有者不得盡與之同也故本義亦不載

九四臀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曰臀旡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為其不知牽

羊之術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為安之道也意亦至矣而又曰聞言不信者策其不能信乃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聖人作易教人之意何如哉○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競進也行則不進終以居柔失剛也然已既不足於剛理惟讓衆剛前行而已隨之庶乎得進矣然其不中不正恐其見不及此也○程傳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

勢不得安猶臀傷而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按象傳云其行次且位不當也其行次且實兼臀無膚意而皆歸之於位不當則此兩句依愚前說為可程傳云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者義為小異當細詳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子傳曰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暴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本義之解蓋實本之○九五當夬之時

為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不免為其所入有莧陸之象焉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終須在所决决之固不可以不力也但力於决者又恐失於暴若能决而决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此所謂无咎與九三同即卦辭利有攸往之意○莧陸本義云今馬齒莧則是以為一物及語録所記云莧是馬齒莧陸是商陸一名章陸皆感陰氣多之物則又以為二物今固當從本義矣然按證

類本草則分明為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莧云至難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盲翳利大小便煎為膏塗瘡良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莧陸也○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致死蓋亦性冷也語録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柳根閩令邪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又可知又云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

陸皆謂此啇陸也是則有以莧陸只為啇陸一物然未嘗以莧陸為馬齒莧也○今程傳直以莧陸為馬齒莧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更考邪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其止為馬齒莧一物邪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邪

上六无號終有凶

占者有君子之徳則其敵當之不然自當之矣○厚齋馮氏曰易於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

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靡之不去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乎時乎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防乎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姤遇也何也自復而乾純是陽剛世界矣

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焉夫此一陰之生殊出人意外乃人所不顧者也惟其不顧是以於期之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且姤一陰之復也而聖人乃别生意名之曰姤此非獨扶陽抑陰之意亦可見聖人全是天地生物之心為主故其名卦之義如此也○本義云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發明姤字之意透徹真得聖人之心矣愚甞謂惟其不顧是以不期謂之姤駭之也若復則以為當然矣若固有之矣

何也期之故也意聖人自剥而坤之時便有期陽復之心嗚呼此固天地生物之心所寄托也夫不能有陽而無陰者勢也聖人其奈何哉其致抑揚於其間者亦其間情之不能已而其終亦有參賛之機存焉耳○本義云遇已非正此句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於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然都在

卦名姤字内取出此遇字即是上句遇已非正之遇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以一陰而遇五陽況本非以

正合但以陰陽相悅而相聚是女之壯也女壯只是

以其遇五陽而言其不貞耳故曰女德不貞而壯之

甚也不必如程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之說如

此則五陽盛乎一陰盛乎○本義云女德不貞而壯

之甚分明只以不貞為壯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

一則害身二則害名也謂之取以自配者此一陰本

遇五陽今獨以自配其身也然彼是遇五陽之陰所謂墻花路柳者必不能改其舊為陽之害慘矣○歐其象占如此女壯是象勿用取女是占○或曰女德不貞貼遇已非正壯之甚也貼又一陰而遇五陽非也既云女壯又該不得不正乎且如此說本文為缺不貞字矣○或說女壯亦該有氣體甚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亦有氣體未為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所以謂之女壯者

正以其一陰而當乎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也明矣

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義云釋卦名程傳云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柔遇剛也前本義如不期而遇者遇字主陽遇陰此云柔遇剛則主陰遇陽大抵自陽言則曰遇陰自陰言則曰遇陽揔是陰陽相遇二而一也陽遇陰則陰亦為遇陽矣故下文云天地相遇女壯則全主陰遇陽說

○柔遇剛本是卦體本義只言釋卦名說在夬卦剛決柔也下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凡娶以配身非為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今云勿用取女者正以其壯而難與久也言必不能改其舊也○只舉勿用取女解之原頭便是女壯了○按卦辭及彖傳女壯勿用取女全只就取女一事言人事之占也初無戒五陽以勿輕一

陰之微而親暱之之意誠齋之說太深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女壯勿用取女以一陰遇五陽言天地相遇以陰陽相遇言一與五字在所畧矣是又別作一樣看不可為典要○天地相遇天以陽氣下交於地地以陰氣上交於天也此以陰陽之不相無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本義云以本體言蓋天地相遇卦體之義近晦故特著之若柔遇剛也則其義自明矣

故不云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柔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天下矣不必言剛德大行孟子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註亦添云教化大行未嘗拗上德字來謂是其德大行也可見先儒讀書講義其心自平其氣自易不捩捏拗折不穿鑿附會所以不取以天下大行為剛德大行者何也蓋剛與德字是就其身所具

言道與教化則自其行於天下者言也此亦惟平心易氣以讀之則覺如此看為是不然鮮不喜為彼之說矣○本義云指九五蓋指九五便是卦體此亦承上文以卦體言數字而來不可謂非卦體也履卦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本義云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既言卦體又指九五可見其義之同無他說矣以此又益見剛決柔也之為卦體其不敢以為卦體者直無見耳

姤之時義大矣哉

按小註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愚謂不用伊川舊說而以幾微起義固無容議矣然謂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則尚在所疑何則此卦本是以一陰遇五陽得名其所謂遇不好之遇也至云天地相遇

剛遇中正此又是聖人偶然又看得有此一段好處而因發之雲峯所謂别取一義乃遇之義好者也義本不相蒙至此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字則依原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為幾微之際也幾微之際者謂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也孔子未必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却已有不好之漸在也葢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有不好之漸則是泰極而否之意非一陰始生之義也上文兩遇字既分明

與卦名之義不同如何却又承之以言姤之時義之大恐是記者之悞也况本義另提頭是與大過之時大矣哉者同例斷不以承上文二條而云可也且一陰遇五陽一以為女壯又一以為天地相遇如何可相蒙○雲峯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賛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此說甚好○本義幾微之際坤初六本義亦云謹微之意姤之初六即坤初六也○聖人所謹此聖人指孔子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便是聖人謹之矣○膚見云姤之時義大矣哉此以消息盈虛之幾而言不必依語録承上兩條說葢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之遇與一陰遇五陽之遇不同葢此卦本是不好卦聖人於上條是就其中看出有好處來說如歸妹所謂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亦未有不好此見聖人心胸之活而不拘滯處至於此句則直為君子喫緊也正指原本姤字而言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物無不遇姤之象也后施命以誥四方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天下又豈有一民之不遇哉吾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此於爻無所象胡氏以為九二象非也止是勉初六令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矣此胡氏所

謂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靜正而吉也○若不自止而徃進則凶矣葢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為利不止斯禍矣本義自明○見凶亦不必說到蔑貞則凶自失所覆處只是眼前事故下云羸豕孚蹢躅亦見其尚微矣○一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占使占者自擇焉而又曰羸豕孚蹢躅此正與否之初二及遯之卦辭相類聖人之情可見之矣○聖人欲其自止也則曰繫

於金柅言必堅於自止勉之之辭也欲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立見其凶蓋危之之詞也雖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皇極外篇第三十八板曰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愚謂此於復姤二卦之辭觀之尤分明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大凡牽引其物以前皆是進之也故牽訓為進如薦進人才者謂之汲引亦牽意也但此以自進為義耳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未必其能制之也若機會一失則其為害也寧有既乎故曰云云所以為君子謀也○雲峯曰包者容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是包字已有制字意了今觀本義云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只

取二與初遇義又云然制之在巳故猶可以无咎然字方轉意下去始露出制字可見雲峯之說小異且包字既當制字了下文若不制而使遇於衆豈可謂若不包邪毫釐差異亦不容不辨○包有魚是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他人莫奈他何矣意是如此但胡氏制字太急些○制字在巳猶可无咎謂免隂邪之害也對下文若不制則其為害廣說意自明白○不利賔謂他人也自主人身

外皆為賔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衆是衆人亦對自已本身言也不必謂賔人衆多也自此卦言賔固衆多終不可以衆字正解賔字○不利賔不必依程子謂魚不利賔食象莫貫說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性暴也下不遇於初上無應於上勢孤也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居與行二字說得盡○下不遇於初謂三是陽初是陰三與初非應不得相

遇也上無應於上謂三既是陽上又是陽終不得陰而與之也然既無所遇則無陰柔之傷謂凡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說輹之虞而兑之九五不免孚剥之厲今雖孤危亦時運之莫遇耳與孽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居則不安行則不進通承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言不可分臀無膚為無所安於下行次且為不得進而上須以夬九四例看○故其象占如此臀无膚其行次且象也亦占

也厲字正指无膚與次且言厲字帶下讀蓋上既言

臀无膚其行次且不必復繼以厲矣正如夬九四云

九四包无魚起凶

程子傳云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故曰

起凶○又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

以下睽故主民言○又曰包无魚亡其所有也○又

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

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

離者乎○按本義云初六正應已過於二而不及於己既是吾之正應而乃過他人而不及己吾安得辭其責○包无魚魚不作小人象說若是小人則深幸其不與己遇矣又何凶之有故本義以初六為正應便非作不好人看了主民言與象傳同為是○臨川吳氏謂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如此騎墻則非惟於象有違而於起凶二字義亦不切失道者寡助以至親戚畔之而難作矣起凶也專主民言起凶占

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朱子曰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陰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本義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本無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既是我之民何至於去已得道者多助畔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况非已有以致之而何既有以致之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

之也○遯民也三字夫子極有深意存焉葢恐人以與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覺人而爻義自明矣吁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庋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本義杞高大堅實之木也葢位為卦主猶杞之高大陽剛中正猶杞之堅實

○程傳作以杞葉包瓜若是杞葉則本義不曰杞高

大堅實之木矣況杞葉亦未為大若要取其葉大者則非獨杞也杞葉亦包不得瓜大槪取杞以象九五之剛陽中正而主卦於上耳○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以喻初六之一陰始生而必潰也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意故雲峯以瓜之潰同魚之餒言○甘美二字喻陰柔有惑溺人使之不覺之意正所謂幾微之際也○何謂善潰其實諸般果品惟瓜最善潰才至熟便向爛去

○善潰二字不茍下為下文始生必潰之陰柔張本鄘風載馳之詩曰女子善懷傳曰善懐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善潰之善字當如此看方得其的含章者非避陰也静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為君象為含章有隕說不去○有隕自天依舊又是陽明世道矣○有隕自天本無而倐有之象此占之象也本等是占

九五含章中正也

中正故能含章不必言所含之章中正也或曰文辭含章是戒占者今歸之九五之能中正何歟曰象傳是如此不曰九五含章乎而又何拘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志不舍命即含章也謂不違乎天命也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葢以其為時運之常故含章靜俟之此正志之能順命處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夫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無位不得其遇為姤其角之象吝也然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故雖吝而无咎○姤其角雖剛而無所施其剛

上窮吝也

居上而不得其遇上窮也上窮吝也猶云往吝窮也都是以窮字貼吝字或作吝上或作吝下義一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悦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澤上於地津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萬物之聚也○澤上於地凡有生氣之流行而在地上者皆澤也即庶物也非謂庶物之潤澤也○雲峯云彖辭五句各是一事

王假有廟

是有事於廟也○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此可

以字正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於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是謂假廟也如此看便已明白○若必重在廟上則渙卦假廟與此又絕不同矣○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且

看此一聚字從何處來可見本義兩箇可以字同并下文兩箇可以皆同○聚已之精神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已○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此謂王假有廟為聚已之精神設也非聚已之精神則無以往聚夫祖考之精神也卦辭此句為子孫設不為祖考設○補註曰凡云歸格於藝祖公假於太廟宜作祭之誠格於祖廟孔叢子軍禮以特牛親假於

祖禰又曰聚其精神而感格於廟者致孝享也○本義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觀之王假有廟之義方完或曰本義第二可以字只是前一可以字半邉之義不然也如姤卦云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亦有又字閒着然揔是就姤字取來○大抵此卦卦辭都從聚之一字生○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葢人氣

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義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程傳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利見大人亨利貞

是一串意葢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所謂衆聚則有爭安得亨乎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茍不以正則衆之聚爲茍合如是而欲仗大人以致亨可乎若大人則無有不正者○程傳曰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茍合財聚爲悖入看來本義所謂物聚者所該自廣不專以人衆言上條舉人衆一端以見其義耳○利

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於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於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所志矣又必利於正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踈矣亦安得亨○用大牲吉豈惟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不曰必聚而後可用而曰必聚而後有者於以見用二

簋非吝也時乎無也用大牲非奢也時乎有也有則用無則止以此尤見誠意在萃上不必依胡說謂當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也此程說也朱子所謂彷彿如伊川說者也在彖傳順天命下○程傳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為吉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用大牲吉不必專承王假有廟凡人之祭皆然也○謂惟當萃之時用大牲乃吉也○利有攸往聚則可以有所

往者凡事豫則立徒手舉事鮮有能濟者然萃而不往則亦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聚而後利有往者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戒器而動者也○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占之吉也然必萃已之精神乃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不然不可以至於廟也此戒意也見大人而後亨者占之吉也然物既萃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不然

不得亨也又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亦戒意也用大牲而吉占之吉也然大牲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亦有戒意也聚則可以有所往非聚而欲有所往不可也亦有戒意焉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辭○雲峯謂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也所謂萃之時者非也王假有廟豈必萃之時如是則吉乎若言萃之時則渙之時宜不利假有廟矣而亦

曰王假有廟何歟利見大人利有攸往亦何爲拘於萃之時萃之一字或以時言或以事言或以物言或以人言必如此然後能盡天下道理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不然如咸恒等卦何以一一說到天地萬物此見不必拘萃之時節爲言也戒意亦須仔細體認如用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爲戒也是謂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無有也是戒其不求豐於匱乏之時也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

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往也是戒其無素備而欲有為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於利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茍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日齋則不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

謂聚巳之精神以承祖考也聚巳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假廟時事承祖考正指致孝享言承事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利見大人亨者聚之以正也如此解雖不復言利貞而利貞巳了然矣本義實本於此聖人釋經文從省而意不畧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朱子曰順天命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葢伊川之說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於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若非既萃而必用大牲必有攸往則非順理

之為矣易傳彖言天命皆主理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之說無所專指之辭言惟即其所聚觀之

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得而見矣咸卦觀其所感恒

卦觀其所恒皆同決不可牽强上文○天地交而二

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

聚於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

鱉黿鼉聚於淵鳥獸草木聚於山所謂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夫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蓋潤澤之氣盡出於地如所謂齊乎巽相見乎離者也故為萬物萃聚之象若不解此理徒以澤上於地討箇萃象則澤上於地而不由地中行是謂水勢橫决四出乃散之象非萃之象以況本義萬物二字又怎生說得去夫衆聚則爭物萃則亂況只以澤上於地推之盈於上則涸於

下物盛必衰盈虚消息之數可坐而策也君子之爲
世道慮可不預爲之防哉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
虞○朱子小註又謂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
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此是爲下句
除戎器戒不虞說然亦不必用蓋既以澤上於地爲
萬物萃聚之象則不應復言不由地中行而有潰決
奔突之憂矣此分明是何日未定之說○君子以除
戎器除者修而聚之之謂程曰除謂簡治也蓋除舊

而重新之謂除修整也如除官便是修廢官除道便是修理道路○此以豐萃之世運言蓄盛極必衰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費誓曰善敹音聊乃甲胄敿上喬下音乃干無敢不弔音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建安丘氏曰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九四是其當與萃者也然隔於二陰與二陰比且當萃之時初柔急於有萃不能自守以

有待則雖所應在四而不能萃於四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有如所謂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者故曰不終謂之妄聚者與二陰聚非正也非正則妄也然為初計者當時既隔於二陰而正應者遠彼若呼號正應㪅則一握之衆必以為笑矣雖然吾正應也吾所當與聚者也但勿恤此嬉而直往從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愆而又得所聚之正可以无咎也何為恤衆笑而至於妄聚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正以其恤衆笑而苟且與比者聚也勿恤往則其孚有終而無志亂妄聚之失矣初六已是妄聚者了下四句是聖人爲之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亂字若無此解則人將以爲迹之亂既以爲迹之亂則於下乃萃字又説不去了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隂之間其可舍二隂而獨往乎故

必牽連二陰以上萃於五則吾既得所萃之正而又無離羣爲邪之嫌吉而无咎也○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閒若係於二陰則失乎九五若獨萃於九五則又失乎二陰是皆未吉而有咎惟牽引以萃則吉且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虚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是吾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人之孚也故卜祭者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此皆以占言○孚乃利用禴程傳曰禴祭之簡薄者也本義曰雖薄物

亦可以祭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
雙湖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
陽盛矣其享以樂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合是數段以
觀禴果為薄祭矣又正韻云禴與礿同礿薄也夏物
未成其祭當薄○夏陽盛其主聲樂者蓋聲屬陽氣
夏陽盛之氣發於外故此祭象之主樂

以祠春享先王　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

以禴夏享先王　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

以嘗秋享先王　秋物成可嘗故曰嘗

以烝冬享先王　冬庶物盛多故曰烝

引言无咎對應爻而連此爻言孚乃利用禴專對應爻言不可牽强合說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引吉无咎專以爻位言孚乃利用禴兼以爻德言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意含孚乃利用禴其辭若曰六二能牽二陰以聚於五固吉而旡咎矣且又以柔順中正而得五剛健中正之應其中誠不改也以見其孚而利禴處此與萃有位志未光也正類他卦小象類此者亦多可無疑也

六三萃如嗟如旡攸利往旡咎小吝

六三萃如嗟如旡攸利以其求萃於近言也往旡咎小吝以其往從於上言也求萃於近者近欲從不正

之强援也然終不得往從於上者遠結正應之窮爻也然終小吝其終不得者陰柔不中正而上無應與也其終小吝者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也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無以取重於人上無應與而始求萃則是無端而自往故人莫與之而其萃也嗟如嗟如者不得故嗟也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無位之爻縱

與之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
畢竟是吾正應也小吝所不恤也故又曰戒占者當
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亦正義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之意所惜者其見不早耳求萃於近
依程傳所謂四與二也○既曰上無應與矣又曰往
從於上可无咎又曰戒占者遠結正應之窮交何也
蓋曰上無應與者就兩箇六字上取曰往從於上曰
正應窮交者就三上之位上取夫彼此俱六雖無相

偶之機而三之於上實其相應之分惟其無相偶之機故三不見萃於上惟其有相應之分故三終可從於上○六三上無應與者情不相得也往從於上者分則相應也○上無應與之上字虛說往從於上之上字指實○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强援非惟不正且不見與也○遠結正應之窮交非惟正應且見受也○往无咎謂得上之受而與聚也

上巽也

即本義惟往從於上一句此說長於所謂上能巽受之者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最明

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夫不以正而得君者自古多矣不以正而得民者時亦有焉如齊之田恒魯之季氏是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章章明矣故必使其萃

於上下者一出於正而大吉方得无咎正字最重此純是戒占者之辭緣九四字不正了故象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萃有位无咎以其有陽剛中正之德也有剛陽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無不信行無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

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之德即所謂剛陽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從陽剛中正來猶師九二在師中吉是從有剛中之德來其義已在九五九二字内也非以萃有位為得无咎在師中為當得吉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言萃有位矣然德或未至而人匪孚則其志猶未光也朱子以為不曉是誠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者元不是一箇人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愚讀齎咨猶言嗟嘆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憂危如是庶幾危者使平可无咎也頗如離之六五然○陰柔無位蓋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無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上

六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不知其曰无咎者還是得所聚否據六三求萃不得則曰往從於上可以无咎初六則曰往從正應則无咎今絶不言有所萃只曰必如是而後可无咎葢以其無所萃而勢孤勢孤矣而不知戒懼則其害豈惟止於不得萃而已若知戒懼雖不得萃猶可自保雖不得利猶可無害〇若以離六五例似當說箇終得萃之理然離之五以柔居尊而萃之上陰柔無位且處時之極自是不同難說

終得所萃且象傳云未安上也亦與所謂麗王公也不同矣

未安上也

處萃之終隂柔無位故求萃不得求萃不得故不能安于上而齎咨涕洟齎咨涕洟故得无咎不然可危而不知危當憂而不自憂喪亡無日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以卦變言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四是柔以時升也故伏羲名卦曰升文王繫辭以為此卦卦變既柔以時升矣且其卦德為内巽外順夫内巽則處之善酌乎事理外順則行之不失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進也又其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夫在我有其具在上有其應是又其機會之利於進也故其占為元亨元亨如何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

吉亦元亨也就人事上說升只有見大人及南征都說盡了○進見大人一事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曰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皆有懼其不見欣納意故云勿恤又傳曰有慶也以此為慶可見亦非小節目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或謂彖傳有慶不止謂遂其求見之心而已看來亦不必深求而意自足○南征指仕進或曰然則凡有事或出行者占得之獨非前進乎曰非也南字

不苟下凡有事與出行只是征非南征也非升也此主升言故不及凡事及出行南征前進也有向上之義故彖傳曰志行也不必兼朝覲說○程傳曰南者人之所向程傳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此說固善但若依之則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是一串事非以南征吉對用見大人勿恤看了不知彖傳何必於用見大人勿恤之下又添箇南征吉邪易中勿恤字凡數處皆不曾有隔

在中央故串下說此却隔南征字恐不可串下說○
按本義似連卦變卦德卦體俱說入卦辭彖傳則止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而不連卦變之義爲今說者當
何如蓊當如臨卦云臨剛浸而長又曰說而順剛中
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例看○柔以時升一說有
其位一說有其時看來得時便得位只說時升則居
其位矣○彖傳要說時字明白謂柔向時居乎三今
則以時而進居四也說則時方好說占依爻中亦是

升之時巽而順依童溪王氏謂順而又順無適而不用其順也巽字若果止當順字則易只是七卦無八卦矣○巽而順剛中而應要做一箇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雖體德並列實一串意○不可依中溪謂二為大人五應之為見大人本義只渾淪泛論若分剛中而應為用見大人之義又將限以内巽外順為當征吉之義乎卦辭元亨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

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者亦以

其包下文意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

居於坤之下而言如木之伏生意於地之中而後發

達於地之上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自萌蘖而拱把

自拱把而合抱干霄自下而高升之象也○慎德工

夫全在積小上積小以至高大乃爲德之升也所謂

崇徳也○積小便是禮卑只是不忽近小步步着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至於能化者也○順當作慎修謹之謂也胡氏念念謹審事事謹審二句最道得好念念謹審敬以直内也事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所謂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恰恰是此理○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要味積小二字勿以善小而不爲惡不積不足以成名故語録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爲

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胡氏所謂念念事事謹審者正是無一步放過只管積漸進將去意思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只就巽體之下說不必說是全卦之下若說作全卦之下而承以巽之主也為不貫矣若云又巽為主則上句當作全卦之下此亦看本

義之法○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挈之而拔茅連茹其升必矣故象曰上合志也○初六允升是象占者如之則亦能升而大吉矣大吉即是允升六爻俱要見升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

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故卜祭者利禴○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無其誠則無其神者安得无咎以是反觀之无咎

之說明矣○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惟其有孚則雖用禴而利矣有喜也一說泛以升言不專以祭享言葢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主升言利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而坤又有國邑之象是九三所臨有虛邑

也○九三陽剛之才既可以進當升之時又利於進
而所進者坤又蕩無阻滯其象為升虛邑也○升虛
邑只是無所疑也象傳自明○此以象言而占即如
之○蓋據九三言一說本占之象也○九三升虛邑
一句只是象而本義云故其象占如此蓋此是象而
占即如之此可以例諸卦爻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
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於岐山岐山即西山也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吉謂獲福也○朱子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或曰如此則隨上六亦何拘於隨乎曰一則云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一則云積其誠意

以升義亦昭矣○或問朱子小註是因或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朱子因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則朱子此句是泛論升卦多言祭祀之義非專論六四王用享於岐山之義也雖然他爻不皆言祭祀而獨於此爻及六二言之何也故曰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也不然上體三爻皆是以順而升者胡不皆利祭祀而獨四利祭祀耶於爻義必有取矣

○一說隨上六王用享於西山本義亦曰自周而言岐山在西蓋王者之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愚謂此所謂王用享於西山蓋指文王及武王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也未必是說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若既為天子時言其誠意所通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王用享於帝乎○或曰既是為諸侯時祭封內山川則不應稱王曰係爻時已稱王矣且書云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據此則未為天子時尚稱曰王葢皆是既王日所書也又如云文王之治岐也治岐是諸侯時亦稱王何也○或又曰如何以王用享於岐山與高宗箕子者同例曰本義明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曰然則王用出征云何曰據詩書文王伐崇伐密西伯戡黎武王伐商至滅國者五十寧無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於帝者何曰此則指武王既為天子有天下者言也故知王用享於岐山非望

秩之祭只是祭封内山川之時耳○一說闕其疑作望秩無妨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有問本義云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何謂也或答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曰如此說則只是登山非登祭於山之象矣故必依朱子小註所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解之然後可通彼以為小象别發一意謂爻

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從象上說者恐未然也本義云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此係之象傳之下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解故係之於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内意也○以順而升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之義是有事之事○一說小註上通是謂意之上通本義登祭是謂身之登祭此說初不相妨○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順事兩字俱取諸本爻六與四皆陰又坤體是順也在升卦

為以順而升此義於人事中求之則恰恰是登祭於山之象矣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也○或說登祭於山還是與義見隨卦者不同且柔順之至固亦誠意之極與隨上六同也然隨上六誠意之極亦有登祭於山之象否曰為此說者固哉其為易也在隨卦只當云隨之固結而不可解在升卦便當云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如何必於隨亦言登祭於山之象乃為此爻義見隨卦乎大抵以順而升升字

重登祭於山登字輕恐故曰升却是意升非身升也又曰上通是意登祭是身登山便是登祭一卦六爻之中豈有以登為升乎信如其說則升之義亦粗淺甚矣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時方升者與諸爻同故曰當升而居尊位若不貞則雖當升而未能遂其升也○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以陰居陽不貞也如此而升居尊位其

升未易也故戒之云貞吉升階須知只是戒辭據六五本文而戒之以戒占者朱子小註以與萃九五同論可見其意○以貞字冠在升階之上則不貞亦難升矣未可於貞吉之上先說他升也○六五是方升者非已升了也六爻各有升○曰貞吉可矣而又曰升階者葢以其時當得升也而持之以貞復何難之有故賛其易○雖當升而居尊位亦必正固然後得吉而升階此正語錄所謂若無其德雖有升階之象

而不足以升者蓋以六五是當升無疑所恨者不貞恐猶有未可知者耳故戒之云若能正固則其升也必矣○六五不患其不能升惟患其不能貞不貞則雖有可升之資而亦未易升也故以貞吉加之升階之上○一説此升字不可言升而居位彖傳謂大得志也是已學者以意求之○一説六五是已有位者以其不足於貞故戒之云必貞則吉而於升也易矣否則有其位無其德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此升字是象傳所謂大得志者葢謂其功業光明以至於治定功成者非謂升居尊位易也學者宜以意求之此說似未當姑存之以備一說耳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升階則進居尊位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豈不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於不息之貞是爲占者

設一變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惟日不足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謂之不息之貞益以此正人道所當不息者故命之曰不息之貞本義云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則知冥升者汲汲於外者也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者也孟子曰求在外者也又曰求在我者也一則孳孳為利一則孳孳為義○要說出不已意思

所謂小人下達者蓋汎酣於勢利而不知止故曰冥升亦要見他升字分明周公以為其費盡心力於勢利外物甚可惜也若移此心力於不息之正其不利乎○利於不息之貞則見冥升之不利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卦以剛為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之而不

得伸也○坎剛爲兊柔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柔蔽其上也九二爲二陰所揜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也○處險而説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葢道無往不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身可困道不可困○所以險而説困而能亨者葢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困而能亨則貞矣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惟

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一說依彖傳貞字帶大人吉讀此恐還未是當然彖傳獨截貞字連下看示人之意亦不為不精○按大象本義云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是亨在悅之後此云處險而說則身雖困而道亨矣是亨亦在說之後說是當困時而說也即心亨也心亨即道亨矣亨則有超於困之外者矣○亨固有在困之後者亦有在困之時者如孔子在陳弦歌不輟則困之時便有亨所

謂困亨貞大人吉者也如比干之死自獻於先王而萬世不以為非正命則困而後亨也所謂致命遂志也○上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矣又曰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也非復戒大人也○困而有言則非處險而説困亨而貞矣尚口乃窮無所謂亨且吉矣縱口舌得免亦非亨矣況貞乎故謂士夫處困有免亦亨者有不免亦不亨者有免亦不亨者○既曰困亨是有命而安之也又曰有言不信明不可尚口

益取困窮是又有義存焉夫子於宋桓魋固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而又必微服過宋何也吁義命之説深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意自行乎○困亨貞曰付命而守義也盡其義之所當然者也有言不信亦欲其付命而守義也正其非義之所當然者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君子即大人也彖傳以貞字下屬大人而以其唯君

子上屬於困亨是文王繫辭之意夫子獨出無毫髮之或遺與本義恰恰若合符節矣其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止是得正者而已耳聖人之言雖異之中亦無不同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固是大人之象然此剛中内便有困亨貞義困而不失其所亨猶云顔子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有其樂也困而能亨者亦如是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之象也致命遂志承困之象而言其處困之正道也○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不為虜所屈則亦困而亨矣若死者則如比干之自靖而自獻於先王亦為亨矣○所以遂其志處只是成就一箇是○致命遂志者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云云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以隂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葢隂柔不能自拔也處困之底故為臀困於株木居暗之甚故為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處困之底底字貼臀字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臀困株木不安也○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意猶所謂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者也故知三歲不覿為只帶入于幽谷一句況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正貼不覿義○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至三歲

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朱紱二句俱是象以剛中言則為困於酒食之象以剛中而應言則為朱紱方來之象困於酒食猶帯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帯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是亦自剛中而應得來其象既為朱紱方來則其占當為利用亨祀矣○征凶无咎仍又帯困說○或說困於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接之困也蓋



朱紱者王者之服蔽膝也朱紱方來而未已在彼有接遇之頻煩在此亦有承事之懃懇得無困乎此亦人情之通患而易見者故皆為好事之困而本義並以為困於所欲之多之象恐亦是如此此本義本難曉但朱紱方來添入上應之耳○大抵本義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此只是釋困於酒食一句下却承云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祀又安見有朱紱方來之義乎曰

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已明白在上矣故此只云其象如此誠以困於酒食之義於上猶畧於此不得不獨詳也○獨以利用亨祀為占則朱紱方來亦象矣○在他爻或困於株木或困於石或困於金車或困於赤紱或困於葛藟而二獨得困於酒食為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也然有剛中之德而猶不免於困者何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四句各自為一事或泥本義以為利用亨

祀通承困於酒食朱紱方來者非也困字義於亨祀无所取只是承朱紱方來言夫有剛中之德而得上之應所謂九二剛從中正誠實而上交者也故象朱紱方來而占利用亨祀○朱紱程傳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未必說是人君屈駕撼是見應於上為上所接遇便是○謂之朱紱方來見二無求於五而五自求二也

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葢非以困酒食為慶也又困于酒食亦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固該下句矣故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兩句都要就剛中説不然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只説上應而不知其所以得上應則亦失却朱子本義之指矣○一説中有慶也不必依朱子小註只困於酒食便是以其有剛中之德故有此好事之困而不至如初等之困于株木與葛藟之類也但酒食一句未

能該下數句恐象傳亦不專釋此一句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隂柔不中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剌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隂柔不中正居二之上而欲籍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伏於其下乎是據於蒺藜也○上既為四所困下又為二所困則是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

而且死亦不可保矣故上六雖與吾為正應是吾之妻然吾亦不能有矣明其家之不保也四固石不可犯二固蒺藜不可據也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以安曰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益以困耳○其義則繫辭備矣葢云象則如此義則繫辭已備一貫意也○此句本義繫辭下亦缺一傳字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謂將死滅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方困於下其來也徐徐未得遽與四合也兼且為九二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是又困於金車而不能自拔以就四也向使四當位而能濟物不至此矣故本義先云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後云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也○一說初之來徐徐者以其困於金車也然本義又字分明似難牽強○不曰

不能來而曰來徐徐者何也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但遲耳曰來徐徐者豫為下句有終地也○終必得合據理之極而言勢終不足以勝理也葢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但須進

來徐徐志在下也

初之來徐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拔之然其志固在於拯初也○欲拯初者志也其不能濟初者才也處位不當以陽居陰失其剛而不得其正故為無才○才

者德之用也單言者不必皆以對德言而謂是無德之才也○或說處位不當以其居柔失位非以才言也此說是以位為實位與易中他處所言位不當大別恐難從

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今雖不能濟物終則與初遇矣與初遇則無不濟矣不當位猶含來徐徐困於金車意在内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困也乃徐有說則不終於困矣此皆是象而占在其中利用祭祀則純是占亦取乃徐有說之意○九五不主人君言故曰困于赤紱亦紱臣下之服也朱紱王者之服也見程傳○上為陰揜則傷於上而劓矣下又乘剛則傷於下而刖矣下既傷而刖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為困矣如吾身一有被傷阻則凡所以奉其身者皆足為身之累也此句亦要得其意○程傳何以知朱紱為王者之服赤紱

為臣下之服曰此未有考然九二以上應之取象九五又不取君象而一曰朱紱一曰赤紱亦可見有君臣之别矣○舊說以上為陰揜是為褻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所廹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皆無所用矣且坎剛為兑柔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豈必皆褻御然後能為吾蔽邪六三亦下乘剛也豈必皆強臣然後能為吾傷邪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悅遲久字輕以時候言不可謂剛中能遲久也是謂

其剛中故能久而有說也有說則困者亨矣○剛中是所以說處說體是有說之象○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以其剛中也此謂久當獲福葢可見上文不是言剛中故能久是剛中故久當有說也然必曰遲久而後有說者何葢面前是困後方得不困耳故屢以遲久言○利用祭祀與乃徐有說同一取義但無說體意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中直剛中也剛中故久當有說○不說剛中而說中直豈亦以困中言邪以剛中而處困終必能濟其困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隂柔處困極隂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纒束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悔動輒有悔無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蓋由隂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

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爲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鮠𡰪之悔矣于葛藟拘縶而不得動也於鮠𡰪震撼而不得靜也兩句困義同而所困之狀有兩樣備矣甚言其困也○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聖人文字豈惟不見重複而精密隱然非熟玩不覺○曰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殆哉之曰字○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悟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爲吉行矣是貞

吉也吉行則困斯亨矣

易經蒙引卷六下